鍾惺曰。此語便有識笑。鄧以讚曰。述祭祠名封禪。財貨名平準。蓋皆寓譏焉。然惟以封禪爲主。歷看去乃見中間血脉。及布置安插之妙。有

封禪書

太史公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

關鍵。有結搆。漢書改爲郊祀志。便散漫少味。

吳弘基曰。中岳獨不言志者。天子所都也。

上帝禋於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

陳仁錫曰本於修德是祀典正語

鄧以讃曰怨誹刺意太露特用平語銷之

代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繇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

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服虔曰天子水匝為辟雍諸侯水不匝至半為泮宮蓋制度半於辟雍也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

吳弘基曰。自以爲三字。識得冷刺。指秦乎。指漢乎。漢哀秦者乎。鍾惺曰。漸說封禪上去。其事漸幻。其詞亦漸起矣。串落最妙。鄜音孚。

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毛詩外傳云赤馬黑鬣曰騮羝牡羊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周禮云下平曰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

陳仁錫曰。直斥之爲是。

鄧以讚曰。句法甚錯綜有致。一象一聲。恍焉如見。

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

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蘇林曰若石質如石也）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如淳曰呂后名雉故諱曰野雞）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

陳仁錫曰。益謬悠其說。

唐順之曰。以年月串齊秦。如一國事。

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

鍾惺曰以此一語收婉甚。

鍾惺曰善巧方便可以爲法。鄗音臛。

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

茅坤曰。愛人繆公一段。豈以繆公前嘗上天之言。

鍾惺曰。串得無痕妙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内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

手。

陳仁錫曰顯卜式而百姓不應依物怪而

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矣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貍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

諸侯不從。誠之不可獵也。

應劭曰。社亡。社主亡也。

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山下有畤如種韭畦畦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畤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

鄧以讚曰句法各異覺有奇勢

應劭曰葅藉也稭禾藁也去其皮以為席○稭讀戛

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數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

陳仁錫曰頌也讖也皆書生之無識者〇落求仙上去無痕●

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

楊慎曰當作南郊下下謂最下也。

索隱曰斗入海謂斗絕曲入海也。

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

鍾惺曰。此轉妙甚。皆爲漢武帝而設。是作封禪書本領。

余有丁曰。按太史公

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

論神仙禱祀迂誕之說。極意粧點。皆寓譏武帝。且明其不然也。後段公孫卿之說亦然。

鍾惺曰。從說方士口中托出。

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琊。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

陳仁錫曰。詳次怪迂而終以始皇崩。深著迂謬。

楊慎曰。此以上兼言歷代巡祭巫咸郊畤方怪九上方士神仙等事皆爲漢武事張本。

陳仁錫曰。從前恍惚

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閒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

於水雲之際。片言挈要矣。
鍾惺曰。又總叙一叢。若開若合。妙甚。

唐順之曰。叙得錯綜。

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

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節言其神應節而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駵駒四灞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壻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

迷漢書作遂。

李奇曰。管茅也。按杜主。即宣王時杜伯。

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樂彥引河圖爲昭云熒惑星散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

凌約言曰。叙秦始終

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来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騮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黄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大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

眞漢武一律。子長之意微矣。

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按枌榆鄉名）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門間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

鍾惺曰。真主之言。無所因襲。自是特識。

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下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

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主即上文三社之主巫保族纍二神名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炊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

陳仁錫曰。仁字之懷。負罪引慝。

茅坤曰。詔祝釐官罷祝可。而因歲穰而增幣不可。

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

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
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
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
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
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
黃是時丞相張倉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
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
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

鍾惺曰。舍墓二字亦奇。

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
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
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
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
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
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
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
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

索隱曰刺六經謂采取也

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

鍾惺曰。方士伎倆。何所不至。

鄧以讚曰。文帝聖主也。稍信禨祥而宕遂衰微。意蓋如此。

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

陳仁錫曰。接淂無謂而妙。
鍾惺曰。此處亦不易下手。

鍾惺曰。婦人而好黄老。手辣如此。然處僞

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按自今天子以後褚先生取爲武帝本紀）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

擩亦抉。

䴋音啼。

鍾惺曰、說神君一段鄙褻、正以笑人主痴呆也。

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䴋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今妯娌。徐廣曰、平原君、武帝外祖母。蔡邕曰、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儀比長公主。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

鄧以讚曰是一小傳文精簡遒語工叙旨有味態鍾惺曰代他裝飾妙

人按深澤侯趙將夜以高祖八年封至元朔五年無後國除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按武安侯田蚡也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

茅坤曰至是始以封禪爲不死之術

齊音劑

年陳於柏寢韓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

陳仁錫曰。以下皆有謫又。而詳言之。又極狀之。孔子于定哀之際。微其辭者。豈然歟。

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司馬彪續漢書郊祀志云壇有八陛通道以爲門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

陳仁錫曰。令神仙食梟。更逆惡。○按寅羊馬行。俱神名

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惡鳥破鏡惡獸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索隱曰澤山史記作嶧山君地長謂祭地於澤山也武夷君用乾魚顏氏案地里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

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祠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按王夫人漢書作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

金隱星曰以封禪爲主則種種神仙方術言皆有蘊有情故佳稍生竟作武帝紀便爾褊陋文固有同言而異美者此也

鍾惺癡得妙

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 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

誅月餘使者籍貸適逢於漕亭遂言之上乃疑發其欵無所見惟有竹筒一枚明年天子病
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至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
顏師古云游水姓發根名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
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
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
宮神君按紀上無酒字爲當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壽宮奉神之宮也
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
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

余有丁曰。肅然形容

最得鄧以讚曰懸有致

鍾惺曰盡情嘲笑

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

鍾惺曰。二字妙有情理。

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徐廣曰樂成侯姓丁名義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

鄧以讃曰。人之誕妄。武帝之輕信。着意模寫。

鍾惺曰。方士浮浪面

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王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

亦千載如見。理惺曰：又拈一河決可塞，巧甚。

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論衡云：氣勃而毒甚，故食走馬肝殺人。）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針鐵擣和磁棊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

陳仁錫曰荒誕傳會極備摹寫

鍾惺曰方士尚公主奇極蓋直以簫史待之矣

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楊慎曰斥充斥也音拓又以衛長公主妻之索隱曰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是衛后長女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

陳仁錫曰方士怪迂更怪迂

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徐廣曰太主武后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

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欵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𥇦，按曣𥇦武紀作晏溫如淳曰日出濟清為晏晏而温也 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

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孔文祥云泰帝太昊也）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爲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常昭曰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鼐圜掩上謂之鼒毛詩傳云吳譁也）胡考之休令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

鄧以讚曰獸爲符蓋指所射麃

鍾惺曰。妙在真語。皆木痛不痒

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答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

鍾惺曰。明明天子。不及一所忠。貪痴之爲害如此。

鄧以讚曰。誕妄可笑。只是里巷小說話。

辛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决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王亦當

陳仁錫曰。與武帝如偶然。

鄧以讚曰。語大鄙俚。史公特以誕妄述之。

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小顏云谷口中山之谷口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

不知乃遂附青雲不朽。

陳仁錫曰。人主此一念。求方士之根也。

楊慎曰。祠太一則便

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

曰放薄忌曰放薄忌則便曰如其方。而文即應前矣。

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洎音冀一作酒）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

吳弘基曰。黃帝且戰且學仙。妄祀未已。忽接伐越。俱是神肖。

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黃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云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常昭曰牡剛也以牡荊為柄接交龍為旂

鍾惺曰。忽收轉五利甚妙。

鄧以讚曰。巫蠱

一升一降今止畫升龍故曰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

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

鍾惺曰始𦸗此一語何見之晚也

鍾惺曰一篇主意

十餘萬還祭黄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黄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寳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瓚曰射牛示親殺也）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

鍾惺曰。妙中庸主病痛。

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

陳子龍曰神怪至以萬數尚不悟其妄

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祀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

鄭以讚曰明日下陰[illegible]壽丙辰字亦見文法

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周禮云王視朝則皮弁之服皮弁以鹿子皮爲弁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按祭后土武紀

作然後去
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
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
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
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
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
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
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
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

鍾惺曰此一語膏肓之病

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石財有兆朕子侯

則汶帝畏懸故發之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韋昭曰東井秦分後衛太子亂三能三公後連坐誅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索隱曰旗星漢書作填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艷如旗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

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應劭曰萬里神祠也服虔曰瓠子隄名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按勇之越地人名乃言越人俗鬼武紀越人俗下有信字而其祠皆見

漢書無莖字。董份曰，內中似複。蓋

怨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

言房內之下間也。

朱仁錫曰。芝生則稱黃帝。栢梁災則稱黃帝。何事不可傳會。

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

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

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
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
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
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
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
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
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烖十二月甲午
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

吳弘基曰。神仙土木。兵及刑名。武帝莫不甘心。總是好大喜功之蔽。

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黄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爲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

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

陳仁錫曰明其得延年也

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武紀封巨作封鉅應劭云黃帝師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饗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

董份曰：寬舒建祠五，而曰五寬舒之祠，奇。

鍾惺曰：反覆領略，數四低回。

陳仁錫曰。

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凡山一作九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

一篇疑到底。至此方決。鍾惺曰。長篇恰好妙結。金隱星曰。史公述武帝近過刺。恐疑於後世。故贊詞曰余從。曰入。曰侍。曰究觀。明信也。且太史同卜祝一

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絶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家直如此。

箋云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
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
李奇曰梁父梁地山云云山在梁父東○徐廣曰
亭亭山在牟陰○索隱曰兵車之會三按左傳魯
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
年伐鄭圍新城是也乘車之會六莊十四年會於
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於幽僖五年會首止
八年盟於洮九年會葵丘○應劭曰螾丘蚓也黃

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解
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
於常言如天之腹臍○正義曰括地志註云華嶽
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蹹開而
爲兩今脚跡在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呼爲仙掌
河流於二山之間○爾雅云祭星曰布或云諸布
者蓋諸布是祭星之處○索隱曰辟池顧氏以爲
即滈池見秦紀今按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也

壽星南極星見則天下理安○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弢而死故祠之○漢書音義曰禺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又作木偶之偶禺馬亦然○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潔皋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范氏世仕於晉故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

豊屬荊故有荊巫○索隱曰禮樂志有張安世房中歌皆謂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廣雅云東君日也雲中楚詞雲中君鄭衆云司命文昌四星也正義曰先炊古炊母之神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鄭玄謂主施糜粥之神○淮南子云九天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漢舊儀云夏則龍星見

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
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
○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從在地故內
赤○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方舍謂暘谷日沒
於西方墓謂北谷也○索隱曰淮南子炎帝作火
官死爲今之竈神○如淳曰主方主方藥也○孟
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黃帝欲絕其類使百
物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欒彥云畫以勝

日者謂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黄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則乘黄車故云駕車避惡鬼也○索隱曰三輔故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柏爲殿梁香聞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七圍以銅爲之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三輔黄圖云鼎湖宮名在藍田○徐廣曰水而洎之洎一作酒灌水於釜中曰洎言既以鹿納牛中以彘納鹿中又以水及酒畫

納於釜中也○索隱曰樂彦云特不用牝也小顏云牛羊若彘止一牲故云特○應劭曰空侯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山山有石室故名○應劭曰蜚廉神禽能致風氣○正義曰受計以戴故受計獻之物○索隱曰井幹臺積木爲樓言築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幹

楊慎曰封禪河渠平準三書太史公得意之作○

又曰、贊語又摠括一篇之意。巡祭封禪。方士祠官。括盡武帝之事。論次自古以來。用事鬼神者。則自舜以來之事。皆包括之矣。表者其外之儀文也。裏者其内之德也。

茅坤曰、封禪本幻。而秦皇漢武以幻終。悲夫。

陳昌應曰、黷祭祈永。詛匈奴。是大怪事。史遷抵掌而談。不遺餘力。文更精悍。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封禪書。其於禱祠百出。則隨

之以若有符應之言。於求仙無方。則隨之以終不可得之言。遷之微文見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無道昭昭矣。

鍾惺曰、封禪依古郊祀柴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誇其受命之符。從驕心出。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生則又益一痴心。支離紐造。愈遠愈訛。此書妙在將黃虞歷代祀典與封禪牽合為一。將封禪與神仙牽合為一。又將河決匈奴諸事與求仙

牽合爲一似渋傳會而其中格格不相蒙處讀之自見覺之萬餘言無一着寔語每用虛字誕語翻弄其褒貶即在其中蓋武帝雄主甘心求仙必有一段微言妙理足以深入而先奪之太史公含其微妙者不言而娓娓譚方術皆不出讖緯之語如夢如囈如譫如兒戲如街談寫人主迂呆惑溺全在事理明白易曉處見之所謂欣然庶幾遇之羈縻不絶冀遇其真数語是其胎骨中貪癡種子疑

城桑海。累刼難斷。怪迂阿諛之徒。接踵而中之。往無不獲。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曰肰其效可覩矣。意興颯然。斷案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恰好結語。却妙在含蓄泠泠。無極力收拾之迹。

陳仁錫曰。封禪帝王祀典。流而爲神仙。則秦漢之妄也。

封禪書終